

書叢學文光晨

翻身年的月

周而復作



翻身的身

周而復作

目次

八月的白洋淀

.....

一

海上的遭遇

.....

二七

山谷裏的春天

.....

四九

八月的白洋淀

陳三赤着腳板，褲子捲到大腿叉那兒，手裏提着一個空籃子，像隻鴨子似地，巴達巴達地走回家裏來。一進門，把空籃子往牆角落一放，摘下頭上的白布包頭，揩揩鼻子上額角頭的汗珠子，很舒適地喘了一口氣，他正預備回到房裏躺到炕上去睡覺，突然外邊傳進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心頭不禁納悶起來：這時候已打過初更，村裏的人都睡了，有什麼重要事兒要這樣急着敲門？難道高家樓那邊出了什麼事？不會的，他們有事來也不會敲大門，只要在後院的牆上輕輕拍兩下便知道了。要麼，崗樓上的鬼子下來了，但深更半夜到他家裏有什麼事呢？他一邊思慮着，一邊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不是別人，瘦瘦的，高高的，一看就知道是村長劉福祥。

「陳三，崗樓上的鬼子下來啦，到會上（指村公所。）抓船……」

「船不是封了嗎？深更半夜抓船幹啥？」

「鬼子要抓，咱們就得預備，誰敢問他！要一隻大三輪六隻小三輪，還要十四名船伙呢！」

「七隻船也不用十四個船伙啊！我看莫不是鬼子要出動？」

「就是說這個啊，我想這趟差非你頂着不可，有什麼事好應付。」

陳三是同口鎮的機靈人，從小弄船爲生，七七事變前他在大買賣船上當一名船伙，載腳運貨，從同口跑天津，那一趟也少不了他。日本鬼子來後，大買賣船取消，禁止往來，自己便弄隻小船，在白洋淀上打魚謀生。春天二三月一開河，九十月的旺月，他便同大夥鬧班子（一班子十多個到三十多個人不等。）拉大網，網點魚，一天掙個三塊兩塊錢，也勉強能養家活口。錢掙多了，邀個三朋四友，煮點魚，炒些蝦，喝這麼四兩白乾，都是他的東道，把一天掙的錢化得一乾二淨，滿不在乎。逢上什麼抗日工作，只要他能插手，無不忙在人頭裏。村裏大小的事，也短不了他。他能是什麼人說什麼話，就是鬼子他也會把他說得滴溜溜地轉。自從鬼子在同口按上據點，有什麼重要事，更短不了他。他現在是村裏秘密模範自衛隊隊員，是村長劉福祥的得意幫手。

陳三回到屋裏給娘說了一聲，包上白布包頭，和村長走了出來，一邊問道：

「鬼子可說上那兒去？」

「沒啦見。」

村裏的人都睡了，胡同裏黑洞洞的，只有在村中央矗起像個粗大煙囪似的大崗樓上，微微露出一線燈光。這崗樓像是一個巨大的魔鬼，牠的陰影籠罩着全村，村子裏高高低低的磚房在他面前都顯得渺小，好像伏在地上似的，一看見這崗樓，連嘆口氣也不能盡情盡意，只好輕輕地，偷偷地。

他們兩個從小胡同裏走出來，陳三一眼望見大街口那棵大榆樹上掛着一個黑漆的圓球，和一堆拖拖拉拉的什物，他吃驚地站了下來，他附到劉福祥的耳朵上悄悄地問：

「怎麼，林貴生的腦袋瓜子還掛着？」

這是三天前的事。

住在同口鎮據點裏的黑田小隊長外號叫做活閻王，同口鎮一帶數十里地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活閻王。原先他是關東軍裏的少尉，去年調到關內來，打同口按據點那天起，他就來了。他因為在東北待了五六年，說了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換上便衣，誰也看

不出他是個鬼子。他就愛穿便衣，常常深更半夜，穿着便衣蹲在村口的葦子裏，聽來往人說話；有時就躲到老百姓的後院裏，偷聽他們談心，察看有沒抗日活動。他治軍表面很嚴，平常不准他的部下隨便下崗樓到老百姓家裏鬧，要是他部下隨便搶老百姓東西，或者強姦婦女，只要去報告，他硬是處罰。暗地裏他另外有一套：夜裏他穿上便衣，用鍋煙子往臉上一抹，腰間掖上一隻王八盒子，他從後院跳到老百姓家裏，從窗戶裏爬進屋裏，姦淫完了，他悄悄地回到崗樓上。村裏許多婦女就是這樣被姦污了，可是每一個婦女都不知道被誰姦污，也不敢聲張。什麼事不如意，他只要微微向你一笑，你就沒命了。鬼子兵固然怕他，白籬（指偽軍。）更是怕他。白籬在他血腥的手下蹲不住，三天前，叫做林貴生的白籬撐了一隻小三輪，偷偷向淀心裏划去，開小差了。活閻王知道，派了一三十隻船去追，追了十多里地，捉回來了。活閻王把他腦袋瓜子割下，肚子剖開，取出心肝五臟，在淀裏洗了個乾淨，便掛在大榆樹上，樹桿上貼了一個條子：

誰要逃走，這個的一樣的。

劉福祥聽見陳三問起這種事，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也附他底耳朶，低低地回答他：

「活閻王不叫拏下來，誰敢碰一碰。那你不要吃飯的傢伙了。」

「這小子要是這熟，連人帶船往葦子裏一鑽，小鬼子那兒去找？」

「可不是，要是和你一塊走，鬼子準沒法捉到。」

「那當然，不是我陳三誇海口……」

兩個人還沒走到村邊，就聽見噦噦喳喳的人聲，最高的是一個鬼子的聲音，氣勢汹汹：

——你的船快的有，還要一個的有！

——還要一個的有……

其中滲夾着低微的求饒的話語：

——太君，村長去找了。

——村長去找，還有一個馬上就來，太君！

這顯然是村裏的船伙在懇情。

人聲起處是黑烏烏的一羣人，在微弱的星光下，看不清各人的面孔，只有一羣馬燈，在人群中晃呀晃的。

劉福祥怕鬼子發脾氣，便催着陳三，三步併做兩步，急急忙忙趕上去，遠遠地答話道：

「來咯，來咯，太君！」

那邊剛才懇情的人理直氣壯，聲音也就高了一些：

「太君，你看，村長不是把人找來了。」

站在那兒約摸有六七十個鬼子，槍上都上了刺刀，在黑暗中發出一道道令人悚然的青光。

一個軍曹模樣的鬼子，見村長來遲，餘怒未消，走上去就是一槍托子，劈口罵道：

「八格——」

劉福祥不敢吭聲喊一聲痛，也不敢動，他暗暗數了數船伏，十四個都到齊了，他勉強放下笑臉，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抱歉地說：

「太君，十四名船伏都齊了……」

「你的什麼的幹活？」

那個軍曹咆哮地叫着，舉起槍來又想往他身上打，正在這兒時，皮靴聲響處，出現了一個瘦子，扁圓臉，嘴唇上有一叢小鬍鬚，腰間掛着一把戰刀，黃銅鍊子叮叮噹噹地響，這是小隊長活閻王。他把炯炯的眼光威嚴地向大家一掃：像一個燙斗，立時把一切皺紋都燙平

了；軍曹舉在半空中的槍狠狠地連忙偷偷放下，筆直地立正站着，噤噤喳喳的聲音，像是一刀砍斷了似的，突然完全消逝，鴉雀無聲，冷靜得可怕。

冷靜中，活閻王輕聲問道：

「船伕和船都準備好了嗎？」他的中國話帶有點東北口音，發音高亢。

劉福祥必恭必敬向他鞠了一個躬：

「全齊了，太君。」

活閻王的眼光掃到陳三他們船伕面前：

「段村在什麼地方，知道嗎？」

陳三從那一隊船伕裏向前走了兩步，噙着嘴，彎彎腰，說：

「就在西邊。」他伸出手來向村邊西頭一指。

「唔」活閻王微微點點頭，又問：「這條路你認識嗎？」

「認識，認識。」

那盞馬燈在人羣中發出黃黃的燈光，地上閃着一條條筆直的人影子。

陳三的眼睛向村長瞟了瞟，那眼光的意思是：「老劉，聽見嗎？鬼子要上段村據點去集合，

今晚一定是要到什麼地方包圍游擊隊去，快點派人送通知。」當了三年村長的劉福祥，只要你眉毛一揚，嘴唇一動，就知道你要講什麼話。他輕輕點了一下，頭旋即對着陳三用嘴指着活閻王撥一撥，暗示他：「游擊隊那邊他去通知，沒問題，可是出發了，活閻王有什麼事，你得應付。」陳三看見活閻王走到那一排部隊裏去，心裏不禁奇怪了：往常的規矩出發時總是滲雜了三分之二，或者一半的白籬，今晚却一個白籬也沒有。陳三心裏想：這個事情裏一定有鬼，和往常不同，相當嚴重。活閻王站下來，回過頭來對船伕他們說：

「你們先走，把船準備好。」

他們十四個提着一盞馬燈晃呀晃的走去，才走了三步，便聽見活閻王的叫聲：

「回來！」

十四個人轉身走回來，活閻王指着馬燈說：

「這個不要。」

村長知道小隊長怕燈光暴露秘密，走漏風聲，他把馬燈接過來，十四個人借着星光，反路很熟，向村邊走去。他們遠遠聽見活閻王在給部下講話，嘖嘖哇哇，一點也聽不懂。

村邊是一片死樣的寂靜。

八月的白洋淀在星空下敞開她的透明平滑的胸懷，平穩的水面，如一片鏡子，靜幽幽的，一望無邊。遠遠的水中，隆起一叢叢黑須須的物體，裏面散發出星星一樣的燈光，那是浮在水面上的淀中心的水莊子。左邊一排像是一座水上屏風似的，是還沒穗纓的葦子，在水上高興得搖來幌去，吃醉了酒似的。潮濕的夜風徐徐吹來，帶來一陣淀裏荷葉的清香，沁入心腑。

陳三他們把橈掛在橈牙子上，船都攏到碼頭邊，一字排開，一個船上兩名船伕，剛安排好，活閻王帶着隊伍來了。他們很快上了船，活閻王帶了四個鬼子兵坐在那隻大三艙裏，便叫往段村划去。七隻船上滿滿坐的是鬼子，他們把槍抱在懷，眼光警惕地望着四方。橈一下一下向西划，跟着捲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浪花擴張開去，輕輕地拍着同口鎮的村邊的泥土，發出泊泊的音響。

船沿着淀邊向西划去，把同口鎮扔得遠遠的，划出約摸二三里路光景，矗立在村中的那座高大的崗樓也看不見了。

忽然，大三艙那兒發出低微的聲音，雖然細微，却是一種命令的口吻，很嚴厲的，這句話從大三艙那兒傳出來，由日本鬼在船上傳達給船伕，叫大家停下來，不要再划。在大三艙前面那條小三艙上的陳三，連忙轉過臉來問活閻王：

「太君，有啥勾當？」

「不要到段村去。」

「上那兒？」

「高家樓。」

「什麼地方？」

「高家樓！」活閻王的語氣變得有點不耐煩，提高嗓子，嚴厲地說，彷彿申斥陳三：「你難道是個聾子。」

陳三聽說上高家樓，暗自吃了一驚，他的手擎着櫓管，像一段木頭似的，一句話也說不上來，眼光瞅着北邊的高家樓。

今晚回家以前，他就是到高家樓去的。

高家樓是安新縣邊境的一個二三十戶人家的小水莊子，敵人對河北大平原掃蕩了將近兩個月以後，安新縣抗日政府秘密到高家樓來開縣務會議，縣境十分之二以上的地方糧食和房子都幾乎燒完了，討論怎樣救濟災民，除了政府節約捐助外，政府出面向別的區裏借，每人發五十斤糧食，先維持一個月，糧食等秋後再還。房子準備修築一些，調劑着住。因為高家

樓是一個小水莊子，吃的用的全要從同口鎮辦，陳三就是給縣裏買了一籃子白菜，青魚，鹽，油和開會用的紙筆，偷偷送去。那兒有十多個人在開會，都是科長以上的幹部，一點武裝也沒有，臨走的時候，吳縣長叫他明天還要送菜去——會沒開完，他們在高家樓停兩天。現在活閻王親自出馬，帶着六七十個鬼子，不是包圍縣政府是什麼？白籬一個不帶，在岸上說是到段村，到淀裏才說出是去高家樓，活閻王的消息封鎖得真够嚴實。現在在淀裏，四面是水，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眼看着吳縣長他們一個個就要捉來，像林貴生一樣，把頭割下來掛在樹上。

陳三急得心被人抓着似的，蹲在船尾，有點發呆了。

驀地，活閻王高叫一聲，陳三才從夢似的幻境裏漸漸清醒過來，他凝神地仔細一聽，活閻王那句是：

「你們那個認識高家樓？」

隔着活閻王兩隻船的船伏李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他這一輩子就是在淀裏打漁混過的，他剛要張開嘴想說他認識，見陳三從船尾站起來要說話，他就沒吭聲。

陳三說：「我認識！」

李英接上說：「太君，陳三的道可熟，他閉着眼睛都可以在淀裏划船，要上那兒就到那兒。」那十二個船伏忍不住心頭好笑，他們知道陳三今年才是二十三歲的小夥子，李英走的橋比陳三的路還多，道那有他熟。但看陳三那股勁，要對付活閻王，大家不再說什麼，就會心的一笑，準備看陳三的「風」，他們來使「舵」。

七隻船靜靜地停留在平穩的水面上。

活閻王走到船頭，問陳三：

「有多遠？」

陳三裝出一付熟練的老水手神情，對淀裏指指點點地說：

「有兩股道。」

「那兩股？」

「大道，路遠，好走，十八里。」

「小道呢？」

「路近，只有八里地，可不好走，要打葦子裏穿過去。」

活閻王抹上袖子，看一看腰門上的夜光錶，已經快十二點，走小道，早一點到高家樓埋

伏，拂曉以前吳縣長他們這些「抗日匪賊」，便成爲他掌中的捕獲物了，想着勝利時的愉快，感染到臉上，噙着嘴，微微一笑，顯得臉更加扁圓了。他果斷地說：

「走小道。」

船都掉過頭，陳三的船划到前面去拉道（帶路。），活閻王的大三艙是第二隻，其餘的船，緊跟着大三艙，成了一條直線。陳三在前面的船上回過頭來對大夥說：

「咱們大家賣力氣划啊，不要就誤太君的事。」

船伙們懂得陳三話裏的話，大家都鬆下勁來，李英在後面有意裝得老邁龍鍾，有氣無力，慢騰騰地划這麼一櫓，慢騰騰地划這麼一櫓，櫓板拍在水面上，發出清脆的音響，四散開去。

活閻王馬上禁止陳三他們用櫓，大家嚇了一跳，以爲活閻王識破了他們的秘密，等到活閻王叫他們改用篙，而且不准弄出水聲來，才安心下來，知道是怕櫓板划水聲音暴露了秘密軍事行動。

陳三摘下櫓，拏起篙來，他又招呼道：

「大家好好齊（撐的意思。）啊！」

活閻王在後面催促道：

「要快！」

「是！」陳三答道。

「不准有水聲。」

「是。」

七隻船的船伕都是齊篙的能手，一塊起篙，一塊煞篙，七隻船連在一塊如一隻飛箭，在水面上索索地急行着。

船上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只聽見從船弦掠過的水裏的魚吐着泡沫的小聲。

淀裏草墩子上的大雁，黑壓壓地一片，牠們兩個一對地互相撲着脖子在躡着睡覺，一隻寂寞的孤雁，擔任着他們的哨兵。七隻船從草墩側面過去，孤雁發出唧唧的叫聲的警號，驚醒了雁羣，牠們抖擻翅膀，掠過水面，向星空飛去。

那個軍曹模樣的鬼子，見着起飛的雁羣，高興地站了起來，拍着掌，心想捉下一兩隻來，下意識地提起槍，不禁高聲叫出：

「哦，哦——」

馬上招來了活閻王惡毒的眼光，接着是生氣地對軍曹「唔」了一聲，說：